

放眼全国,很少有乐队组合能从大学校园一直唱到职业歌坛,而水木年华是一个例外。4月1日晚,水木年华组合成员卢庚戌和缪杰,出现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谢希德报告厅,为了宣传卢庚戌的导演处女作《怒放之青春再见》,也为了与年轻朋友们分享关于青春的美好回忆。就在一天前,两位从清华园走出来的歌手,刚刚获得了2014东方风云榜“最佳组合”,卢庚戌新电影的插曲《为梦而生》入选“十大金曲”。

# “人的一辈子,至少要有两次奋不顾身”

## 高考状元、水木年华成员 卢庚戌回校园忆青春

“4月2日晚,去一次TIMO。不买甜筒,买一张专辑;不点咖啡,点一首歌。”交大校园里,这一晚的TIMO咖啡馆,柔和的灯光静洒向一张红沙发。沙发旁倚靠着的吉他,伴着歌手们低哑的嗓音淡淡响起,唤醒无数青春往事,也唤醒琐碎、平凡而又温暖的回忆。在交大“沙发红了”校园民谣歌手弹唱专场,原创歌手储运杰温情开唱。校园专辑《沙发红了》宣传词里如此介绍这个法学院大三学生:“声线独特温暖,风格古灵精怪,非典型口水型民谣,热牛奶加糖黑咖啡。”他有一种把平凡生活变成歌曲的魔力。

### 都干过一些“傻事”

水木年华的青春,和许多高校乐队的青春,没太大不同。他们都干过一些“现在觉得特别傻的事”——用吉他弹唱来追姑娘。赵飞是为追女生才学的吉他;而在上世纪90年代“吉他一出,姑娘全扑”的青春岁月里,卢庚戌也曾抱着吉他,在女生宿舍楼下,不顾路人眼光,彻夜弹唱《一无所有》。他们都狂热地喜欢香港摇滚乐队Beyond已故主唱黄家驹。《海阔天空》曾响彻赵飞和朋友们每次卖唱;《怒放之青春再见》里有一幕镜头:一群热血青年在街头打群架,突然有人高喊“黄家驹死了!”所有人一下子愣住,脸上是慌忙的、混杂着不知所措与难以置信的悲恸——那其实是1993年黄家驹离世时卢庚戌心情的真实写照。“家驹能让2013年的北京人用粤语合唱20年前的《海阔天空》。”缪杰感慨道。

但是“巴黎天堂的对面”,却有那么多许繁华彼岸的落寞意味。

### 走不出青春,挺好

有人说卢庚戌是“留在青春里走不出来了”。他现在听到这些已经坦然:“以前很不舒服,觉得老是被否定成长。可是现在觉得挺好。青年对音乐很敏感,只要是歌颂梦想、歌颂爱情,就能引起共鸣。所以我们不会落伍。”卢庚戌执导的首部电影《怒放之青春再见》,也有青春,有关音乐,有关爱情,有关梦想。“人的一辈子,至少要有两次奋不顾身。一次为爱情,一次为梦想。”这就是电影想传达的东西。也许,从音乐人到电影人,是卢庚戌的又一次“奋不顾身”吧。幸运如他,每一次奋不顾身之后,都能有意外收获。

毕业前的六月,他们都经历迷茫与留恋。赵飞有告别演出,乐队有“散伙”的烧烤与啤酒;而卢庚戌喝了一轮又一轮告别酒,跟同寝室的、同班的、吉他协会的、外班的、外校的……醉到“痛哭流涕”。

但不同的是,卢庚戌更加“奋不顾身”。赵飞要回成都创业,鄠杨桦要当医生,游煌彬已在公司上班;但卢庚戌1995年从清华毕业后,只当了两年建筑设计师,就辞职去做流浪歌手。“从烟台往南,到苏州,到上海,背着吉他,坐火车,就想去浪迹天涯。”卢庚戌说,“当年还没有‘酷’这种形容,我们东北人说‘疯’,我那时候觉得做流浪歌手疯了。”



### 校园民谣风光不再

就在那时,他确定要走音乐路。“问父母借了钱”,在音乐人陈秋杙的帮助下,制作首张专辑《未来的未来》。而十多年后,赵飞的乐队靠卖唱与教吉他,也有了第一张专辑。那时还没有一夜捧人的选秀节目,进入职业乐坛的卢庚戌,以为会一举成名,却被30多家唱片公司拒绝。现实很骨感,但他坚持了14年。2001年,“水木年华”成立,并有了《一生有你》,有了《在他乡》,“可是没红”。“我妈当时就问,你们不是都出名了吗?为什么还不能养活自己?”卢庚戌也不想明白。可他还是坚持创作,几乎一年一张专辑,让这个组合慢慢崭露头角。但这种成功模式很难再复制。卢庚戌连连感慨今不如昔:“那时的校园民谣多火啊,谁都会哼几句。我有一次在北京停车,看停车场的大爷隔着窗玻璃就嚷嚷,‘那不是水哥嘛!’”一声“水哥”,让卢庚戌乐了好久。他和李健成立组合时,就想起“响亮又优雅”的名字,必须和清华有关。“我们都特自豪是清华人,但又不能跟别人直接说,就想名字取自‘水木清华’。”那时的清华园里,校园民谣的清新风潮如火如荼。高晓松、沈庆、郁冬跟他坐在同一级台阶上,对着同一条校道歌唱。

其实,卢庚戌的青春,缪杰的青春,水木年华的青春,与“巴黎天堂的对面”所有成员的青春,并没有太大不同。



■ 在校园民谣弹唱专场,储运杰的歌声让同学们陶醉(上)。舞台上,有铁杆粉丝掏出手机,全程录像(右)。校园专辑《沙发红了》收录了他的两首原创歌曲(右上)。

## “交大无靓妞,所以我没有女朋友”

### 高校原创歌手 储运杰的故事

“当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,放下却不能完全忘记。这种带着怀念色彩的忧伤,才是我的歌想要表达的状态。每一首歌,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故事、一份心情。”

### “非典型口水型民谣”

许多人与储运杰的音乐结缘,是因为一首《交大无靓妞,交大无帅哥》。“我没有女朋友/因为交大无靓妞/Oh……半个靓妞也没有/所以我没有女朋友/……”明快的吉他伴奏里,一把温暖随意的嗓音,像是灿烂阳光下穿着人字拖的大男孩,见到美女还会吹口哨。洒脱和诙谐贯穿在储运杰的音乐里——譬如打趣高数课的《连续可导》和唱出无数吃货心声的《好饿可是不能吃》。

“沙发红了”弹唱现场,另一位人气歌手陈浩修唱了一首《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》,略带沙哑的嗓音里透出静静的寂寥,让不少听众高呼“一秒变脑残粉”。对这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创作风格,储运杰评论说:“她的音乐是很迂回的,歌词简单、内敛,像是一个满怀心事的女孩子随口讲一句话,能让你想上好久。但我的歌不太一样,节奏感强,更有‘张力’。”他自称唱的是“口水歌”,起初可能觉得歌词莫名其妙,但听起来很有意思,听多了,不经意间就会跟着哼。

### 为一首好词耿耿于怀

诙谐、洒脱,只是储运杰音乐的一个侧面。而在另一个侧面,略带忧伤。“一个人,一座城的过往。若我走,你会不会跟上?我闭目于经殿,打坐成千年不变的牵挂。”《一个人带走一座城》是储运杰最爱的原创歌,讲述了两个初中同学情感上的聚散离合。“故事其实很简单。男生和女生在初中时互有好感,但因为是早恋,理所当然受到老师和家长的反对。初中毕业后,男生去北京读高中,女生写下了这首《一个人带走一座城》。”储运杰回忆说,“歌词瞬间戳中我,于是就有了曲。如今他们都在北京读大学,各自有了女朋友。只有我,还在为这首美好的词而耿耿不能释怀。”耿耿于怀里,埋藏着青春里的美好向往。忧伤,却不执着。这份心情正如鲁迅先生说的,“长歌当哭,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”。



## 散伙前,去厨房做一张原创大碟

(上接 2-3 版)

原因显而易见。如果进入职业乐坛,就要“红”。想“红”,音乐就不再只是音乐。台下有一群女生,一直很激动。每曲終了,都会高声尖叫,点亮手机,当荧光棒,不断挥舞,好像身处明星演唱会现场。一行五人,全来自同济大学。“他们不认识我,但我认识他们!”一个姓李的女生兴奋地指着台上的鄠杨桦说,“我最喜欢他!他是我们专业的师兄,唱歌的样子超帅!”另一个女生对游煌彬更着迷:“他怎么能把鼓敲得这么性感呢!好帅……”看来,乐队完全有条件被包装成偶像,吸引少女粉丝,但他们从来没想过——这一点,李姓女生也看得明明白白。

最初愿意乐队,杨竹丹感觉“没有精心准备,但音乐真不错”,而后一路关注,她兴许是在这支乐队的音乐中,找到了某种自我。比如,她理解赵飞和鄠杨桦为何选择离开。“人生需要规划,总得考虑生计,不可能全凭感觉。”赵飞表达过类似的想法:“家里以前穷,觉得赚钱最实际,所以坚决不会走艺考和音乐路。”这是“理性”的一面。比如,她欣赏乐队的目的性不强,顺其自然地表达音乐。“创作不能太理性,不然就没有真情流露。”她也偶尔任性:“我看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,太喜欢男女主人公的爱情。有一天听到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,突然觉得这首歌就是为他俩而作。”她马上报名学吉他,想自弹自唱这首歌。学懂一二后,她常把自己唱得泪眼朦胧。这是“感性”的一面。

未来,没什么明确规划。他们想过走公益的道路。但对“公益”的定义,不是很明确。“把服务范围从校园扩大到社会,让更多人听我们唱歌、不收钱,算是公益吧。”有公益平台负责人提议,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,他们既能在社区表演,也能有收入。赵飞没考虑太多,反正一直以来,他

们都“没什么明确规划,享受过程就好”。在杨竹丹看来,这是“做一件事之前需要给自己一个理性的理由,而后是感性的追求”。杨竹丹在演出现场有些特殊——她不认识任何一个乐队成员,也不是同济的学生。她在“豆瓣”得知了乐队演出行程,便想来看看。这个半年前毕业、刚辞去国企工作的女孩,来得比乐队还早,静静坐在墙边,听歌很认真。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进酒吧。油还滋滋作响的烤肉串端上来,凛冽的夜风也被暖化。“以前在这里,烧烤吃得高兴,就弹琴唱歌,被附近居民投诉过好几次。”尽管有“前车之鉴”,可几杯啤酒落肚,游煌彬的兴致还是上来了。“把木吉他拿过来!”他即兴地来了一段SOLO。对桌是一群背着乐器的年轻人。闻声而来,相互敬酒过后,也拿出吉他秀琴技。木吉他律动的和弦,合着食物的香气,在夜空中

久久不散。这才是真正的“觥筹交错”吧。他们唱赵雷的《南方姑娘》,唱周云蓬的《九月》,唱《布衣的秋天》《后来》《月亮把把》……都是让无数青春找到过共鸣的旋律。当所有人加入合唱,情景仿佛回到一年前,3个人在巴黎天堂的对面卖唱,路人围过来,轻声应和。

### 尾声:烧烤摊的合唱

演出结束,乐队在舞台上合影留念。他们有自己的标志——一个奇怪的手势,五指并拢,中指与无名指分开,“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明的。”走出酒吧,已近午夜。从漆黑巷子往外走,就到了曾经卖唱的地方。巴黎春天的霓虹灯依然在夜空里闪烁,映着对面空无一人的街道。赵飞提议去吃烧烤,“就去我们以前一直去的那一家。”烧烤摊在路边,昏黄的路灯下,人影攒动。头顶上是横跨街道的长长的轨道,最末一班3号线呼啸而过。油还滋滋作响的烤肉串端上来,凛冽的夜风也被暖化。“以前在这里,烧烤吃得高兴,就弹琴唱歌,被附近居民投诉过好几次。”尽管有“前车之鉴”,可几杯啤酒落肚,游煌彬的兴致还是上来了。“把木吉他拿过来!”他即兴地来了一段SOLO。对桌是一群背着乐器的年轻人。闻声而来,相互敬酒过后,也拿出吉他秀琴技。木吉他律动的和弦,合着食物的香气,在夜空中

阿力给所有人斟满啤酒,举杯:“送飞哥。”有人试图说些祝福语,可话到嘴边却无法成句。赵飞两侧的耳鬓都塞了朋友给的烟,但不抽;他也没喝什么酒,只是坐着看大家心无芥蒂地开玩笑。反倒是阿力醉了,在一旁不停地拨弄吉他——好似要告别的,是他。桌上食物渐少,夜色越发凝重。赵飞起身去买了单,一共500元,掏出兜里刚装进去的演出费,只有400元。众人散去,上了不同的出租车,去往不同方向。乐队其他成员没有刻意流露出不舍,赵飞也一样。“离别到来了,觉得不会伤感,但离别真的来了,还是会有。”这是他的心声,可脸上看不出来。告别之夜,唱了这么久的歌,竟无人投入。背着吉他离开的时候,赵飞想起当年第一次弹拨琴弦的感觉。那时他高三,为了追女生,迷上了吉他。家人反对,他就把琴藏在同学那里,一吃完饭就跑去练半小时再上课。他还想起那些卖唱的冬日,手指在寒风中冻得僵硬,拨起琴弦来才变得暖和。那些大把的、热情洋溢的、却又无处安放的青春呵。幸而,他爱上了音乐,他遇到了他们。幸而,人会散,但曲未终。